



清懷小品

15
88
16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一

鶴 二則

燕巢

鳥田

異獸

犬 七則

牛

兩牧犢相衛

牛禁 二則

羣鵲招鶴 二則

鳥之屬 二十六則

白鹿 三則

獅象 二則

虎 十一則

生善道

相牛法

猴



貓

獸之屬 十八則

龍鳳名狀 三則

龜 三則

毒食 三則

冰升魚

進鮓

蚌蚌

豕

龍 十三則

猪龍

蛇 六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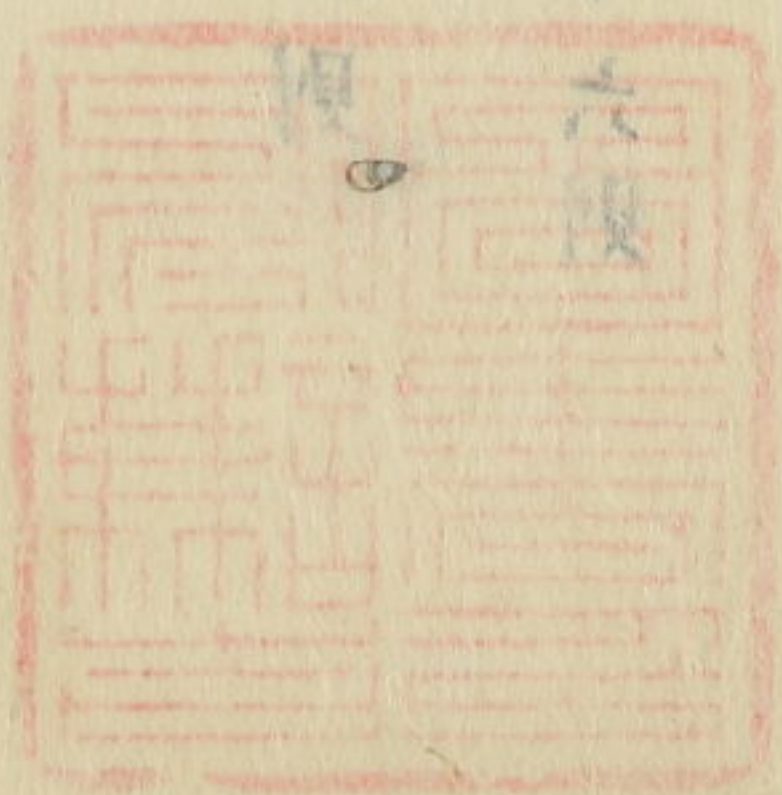
魚 五則

神魚

雜物 五則

物理 五則

影印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一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鶴

揚子曰鶴羽族晉也而變小大不同金九火也而

變生焉七年一小變十六年再變百六十年大變

千六百年變極而與聖人同隱顯晉其至矣

陳州倅廬其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廬

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廬側廬曰爾欲去耶有

天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

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
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祝
曰若非我陳州一鶴爾卽當下鶴竟投入懷中
以喙牽衣旋舞一鶴釋盧撫之泣曰我老無血胤形
悲影吊爾幸畱者當如孤山逋老其此殘年遂引
之歸為寫溪塘泣鶴圖中繪己像置一鶴其傍後
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

羣鵲招鵲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卯將雛一日二
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
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
頃一鵲橫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
噪若有所訴鵲復作聲若允所請瞥而上擣巢啣
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鵲搏
蛇相救也

徐司訓覲宅近啓聖祠縱奴射鵲合邑之鵲無不
帶箭者一日鵲銜火焚祠有鵲數百盤旋烈燄之
傍若快心者徐坐焚祠去官奴亦瘖啞事在世

宗初年

燕巢

宋時淄青一民家燕巢累年增廣至三尺燕雛既
飛忽一旦野禽來集庭除甚衆驅之不去已而巢
破有白鳳雛長三尺餘往西南飛去諸禽皆駭散
其家亦墮

鳥之屬

鳥之孝者名曰戴鵲

衆鳥雄大雌小惟鷺反是

衆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後鸚鵡兩指向前

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

紅今之紅鸚鵡或此類也

鳥鵲之掌縮於腹下

鳥之雌雄別其翼右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

雲南百夷中產黃鸚鵡永樂中常貢此金文靖有

黃鸚鵡賦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朱衣翠裳沈啓

南見而圖焉

隆萬間緬甸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鵝其鳴似

鶴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于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

北方有慈烏狀似大鷄善啄物見牛馬橐駝脊間有瘡輒啄而食之往往致死若饑不得食雖硤石亦食焉虜人呼為活羅

秃鷲似鶴而大高八尺善與人鬪尤好啖蛇萬曆壬辰春武寧山中有大鳥高七八尺似鶴而蒼頂秃無毛其喙有觚稜七八痕所在之處無物不啖魚鳥為之一空蓋秃鷲也

蜀中山谷間有一種百舌鳥毛采翠碧蜀人多蓄之一名翠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謂百舌也往往於鬪至死不解桂林有鳥鳳如鸛而紺碧鬢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末始有毛羽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又能為百蟲之音生左右江谿洞中澤州產石英處有鷄如雉體熱無毛腹下毛赤飛翔不遠常食碎石英

廣西有山鳳狀如鵝而鳳喙巢兩江深林中雌伏卵時雄以木枝雜桃膠封其巢僅留一竅取食子

成卽發封不成則窒其竅而殺之又有大頭鳳飛
則羽聲響若轉輪所止之處百鳥不敢鳴
皂雕一產三卵內有一卵為犬子灰色短尾隨母
景而走所逐之禽無不獲者陶九成云北方凡皂
雕作巢處官司必窮探之如一巢而三卵者其一
必狗也取以飼養進之于朝但尾上多毛羽數莖
而已田獵之際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
曰鷹背

海鷁神俊善辟蛟螭鄴城鎮將而室愛之南陂得

蛟常為害持鷁往忽投陂水中攫一小蛟出食之
且
新寧縣有鳥其大如鷁其色蒼其鳴自呼曰獨足
獨足云

東海有鳥文身赤口而一足唯食蟲多不害稻梁
其鳴如人嘯聲晝伏夜翔或時晝出則羣鳥譟之
俗名觸觸或曰山譟疑卽商羊也

木客鳥大如鷁千百為羣飛集有度俗呼其黃白
色有翼有綬飛獨高者為君長居前正赤者為五

伯正黑者為鈴下細色雜赤者為功曹左脇有白
帶者為主簿各有章色廬郡東多有之

越王鳥出新州似鳶而勾喙中可受二升南人
以為酒卮此鳥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啜百草蟲魚
唯啜木葉糞似薰陸香可治雜瘡

山經言鷓鴣鳥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見則大旱萬
曆壬辰七月初豫章城中此鳥來集永寧寺屋上
高二尺許燕雀從而羣謀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
中酷暑魚雨田禾盡枯

鷺菴錄號碧繼翁陸龜蒙號絲禽三輔黃圖號屬
玉東坡詩號雪衣兒所稱不同皆言其白性畏露
畜之雖馴至白露必飛揚而去

鳥鼠同穴其鳥為鰥其鼠為鼯今咸陽有鳥鼠山
唐詩中徃徃及之

成都福州貴陽省下多梟谷府亦如之無一夕不
聞梟聲成都學道署栢樹叅天上有梟巢在事者
伐其巢得九子福州下令獻一梟賞三十文無日
無獻者貴陽用鳥鏡驚之其聲稍遠然鏡聲昔昔

不絕官其地者初至甚惡之竟亦未必為殃蓋多則不足恠也

紫荆山魚翡翠或移置其中輒飛去汴梁城內魚螢火魚蟬声太湖洞庭山魚虎魚蛇魚雉雁宕山魚荆棘有虎不傷人

史載昌邑王求長鳴雞夫雞安得有長鳴者滇志工南鎮沅州有雞形矮小鳴無晝夜與中國雞声異得非長鳴雞耶

漢時公膳日食雙雞庖人竊易之以鶩因此知雞貴而鶩賤雖然日食雙鶩而易之雞不又曰鶩貴雞賤耶

工部徐謐興化縣人畜一天鶩徐有往鶩必從之或入朝則鶩盤旋雲漢候退朝乃飛下人以鶩卜其去住家有亭曰問鶩又同縣鮑氏鴈媒飛去年許矣忽聞網中鴈声主人鶩曰此吾家老黑頭來也合網得之則見鴈媒將羣雛俱麗網中不怖不驚而足銅環宛然

吳越春秋禹崩之後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
還為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二盛一衰往來有行
常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下有羣鳥耘田水經
注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
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

白鹿

世廟末年進白鹿甚多胡梅林在浙獲而進者二一
齊雲山一舟山舟山在海中不甚深窳亦產此異
矣蓋天生以應世主之求不在山之淺深也

萬曆戊申七月望日嵩山馬峪居民獲一小白鹿
通身如雪目睛周圍如丹砂而瞳子如漆獻于縣
官畜之凡二年角將生遂縱于玉柱峰之下踰月
中使來求之不得乃已抱朴子曰鹿千歲白五百
歲黃此一說也今幻鹿而角漸露可見又有奇生
別種不可以歲年論也

張劬字叔魚江曲人有學行晉明帝時為合浦令
英敏有惠政白鹿羣遊因劬所築城及南山皆以
白鹿名志奇政也因取一以獻詔徵為尚書郎夫

白鹿稱瑞而至于羣遊則又千古所少晉史中多載奇異小說而獨此不載何耶

異獸

永樂己亥秋海外忽斯漢等國名遣使來進麒麟

獅子天馬文豹紫象駝

高七尺

福鹿

似駝而花文可愛

靈羊

長角馬哈獸

角長千身

五色鸚鵡又交趾進白鳥山鳳

三尾龜

獅象

成化十九年西域諸國若速檀阿黑麻王偕遣使

以方物來貢有獅子牝牡各一雄姿詭狀世罕曾睹西漢書謂獅子似虎正黃有鬚鬣尾端茸毛大如斗與今所貢正同而梵書謂有青綠色及五色備者蓋不常有或夸言也軒轅紀帝登黃山于海得白澤神獸能言語達于萬物之情穆天子傳後猊日行五百里爾雅後猊類麋貓食虎豹世謂白澤後猊皆即獅子耳
象豕類也張腹而臙畢露者也今人讀象曰畢世而不知其義可乎

犬

李明道豐城人家富于貨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
附陳友諒及見獲于胡大海 太祖宥之命為行
省參政令與曾萬中等守吉安兩人不相能明道
復叛附于友諒及友諒敗滅明道復走歸豐城剪
其鬚髮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
上數其反覆之罪明道無以對遂磔于鮎魚口沙上
明道嘗有所畜犬為我軍所得攜至武昌犬見明
道被戮嗥鳴躑躅不已啣聚其肉跑沙瘞之上

義此犬因命斂葬明道

秦邦者家饒好貨殖永樂初年己四十將往京師
卜之不利妻許氏苦諫不聽邦畜一白犬相隨出
入甚有靈性是日解纜犬忽呼號躑躅躍入舟中
啣邦衣裾若阻行者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張
灣有寇登舟俱被刺歿于水惟白犬從後艙躍出
嚙一盜手幾殞衆持刃來逐犬赴水遁賊既去犬
潛尾到家默認其處晝則覓食夜伏水次守邦如
是數月人皆異之未幾巡河御史呂希望至見白

犬號呼岸倚狀如泣訴異之曰此必有冤命吏卒
從犬足爬地果見邦屍犬嗥叫屍倚不去希望曰
此必故主被謀害但不知克人何在犬能指其處
乎犬搖首遂行命吏隨之里許至一室賊方會飲
犬徑入嚙之吏縛賊至拷掠未服忽一人啼而前
訴曰某乃秦邦僕也吾主被劫歿某亦被刺落水
幸而不歿此屍卽吾主也賊遂伏罪其僕昇主柩
還犬亦隨到家晝夜踞伏柩側時或悲號葬甫畢
犬觸樹而歿許氏義之埋犬塚倚許氏守節終身

被旌

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
出有畜犬鳴嗚啣衣搔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
隨以歸明日覆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大人畜也
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散其徒讀
書中年傳家政于子堅坐二十餘年淳熙元年年
六十五正衣冠泊然而逝

殺狗獬縣四門起于秦德公蓋狗別賓主善守禦
故以為禳以辟盜賊月令曰犬者金屬抑金以畢

春氣使不為害令萬物遂成其性今惟夷狄行之
中國則否

狗後有懸瓜者曰犬善警苟食故目人之卑污者
曰狗古者有田犬有吠犬有食犬記曰士魚故不
殺犬豕指食犬也

江口備倭官宋儒畜一黑犬至夜輒踰出或竊隣
肉以歸隣患之訴於儒儒因伺之良是售之狗屠
得百錢且日啓扉犬已逃至搖尾就儒作乞憐狀
儒與大約自後勿復竊隣肉則貸沙一死仍以原

錢歸屠犬卽彌耳馴伏投以骨一嗅輒去甘守糠
覈見者咸歎異云

余氏有老僕畜一犬甚怪其嚙人每欲殺之
犬輒遁去異日復還嚙人如故也後竟殺之犬忽
憑僕之事佯狂而啼具言我前身獵徒也再世為
秀才今為犬後身將復為人我無罪何妄殺我始
我匿竹中數日謂汝意已解故復來歸汝竟殺我
我何罪耶啼數日尋愈後亦無恙

虎

昔有人北試道經彭城過鄉落間見一義虎橋詢諸父老曰昔有商於齊魯之墟者夜歸迷失故道悞墮虎穴自分必死虎熟視不加噬晝則出取物食之夜歸若為之護者月餘其人稍諳虎性乃囑之曰吾因失道至此幸君惠我不及于難吾有父母妻子久客于外思欲一見仗君力能置我于大道中幸甚虎作許諾狀伏地搖尾招之商喻其意上虎背躍而出置諸道旁顧而悲跳分去後歷數載商偶經此地見諸獵縛一生虎歸將獻之官熟又對虎中立二人執鎗旁佐之叱虎令前徐以又接其項二鎗夾進折而仆之無難者使其見人即走吾烏能盡得志可為好食人者之戒世有猛而貪得者殆此之類也

正德十年中秋清河縣有自梁山而來踰城入察院升大槐枝顛耽下視咆哮甚厲知縣張綸耽用壯民李萬等搏殺焉

小說中力士尤昌回殺虎以鐵鎗為弱削堅竹爰以油未畢而虎至兩手執其膊一手擎定一手取

竹刺殺之其說未知果否而要之竹刺之可用明
矣丁巳杭州有虎入城營軍三百尾之出錢塘門
將官多力者持鎗進輒被拉斷一醫生見而笑之
衆因就問請計醫士取鎗疊試皆曰輒不可用亦
削竹如前法刺虎中之按竹奮臂覆轉虎亦隨轉
就斃蓋難不在刺而在轉々特鐵鎗都折々則虎
奮猶能脫鎗傷人惟竹勁不可折得施全力故也
醫十又云凡虎蹲定不肯去作咆哮聲撲拿勢者
一人以鐵又直立俟之虎跳而撲中口二人持棍

擊其腰可以立斃其曳尾前行不睨人而睨地目
光反照見人緩急因之行止又不作聲勢此殆有
神未可易視蓋虎性燥烈聲勢可畏能怖人却亦
易竭可擒惟沉沉迤邐無所戀不作聲勢固自難
制少年在處州山中曾見其一獵士數百人隨之
一人援矛而前虎反躍嚙其項棄之直衝而馳仆
地者十餘人有死者竟越山去

徐恩山陰人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
文川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叢篠中出噬文牙

貫肩項恩急顧得一木梧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
奪則躡文足自後擗之虎乃釋文走恩度必復來
于是曳文首前而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天乎吾
于虎何讐虎殺吾兄天尚相與殺此虎復兄讐少
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橫扼而
擠之虎輒失足旁逸若是者凡數回鄰族聞者或
匿林薄間呼恩棄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助我
不能無撓我今日斫無棄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
虎其狀不得復奔突如前童至則人立不動亦若

出奇設疑意在衆間以是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
鼻虎創甚始却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既而
救者咸至共輿尸以歸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
時人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
不能礫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衆人譽吾獨
何心哉邑大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為之贊

何逃三山陰人弟出採薪虎突至銜其首兆三呼
號奔救以篠擊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為
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日我老矣當為弟娶以

廷宗祀若有子即吾子也于是弟遂娶生子而弟
死弟婦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凍餓亦無悔
云

曹小娥黃巖人嘉熙二年十一月晦同其母范及鄰
居二十人採筍陸婆抗范為虎所得衆悉驚潰娥
執母手推虎而叫范知不免瞽々然命之去娥叫
執愈疾亟行數百步虎掉尾拂娥踞坐視娥以
身翼母推之下山尚喘息會救者至以布衾裹歸
母死而屍得完里人弔之娥不能言徐曰黃虎也
吾不得代吾母死也

夏孝女少字阿九亦黃巖人時年十五一日隨父
與其鄰樵于山父前與虎遇鄰人懼亟升木避之
女見父陷虎口噉號直前執薪鞭虎且鞭且泣踰
十步虎棄其父而啖

餘杭方祥買山千古坡山主朱氏既畢事朱復誣
謂未受直與其徒三人邀議于山舍方帑校既更
與之笏指天矢之曰吾苟負若出門即死于虎若
負吾當亦如之朱出門已覺體戰栗轉顧虎

突來攫其騎啣其脅方奮呼舉火燎虎虎乃釋去
朱以緼著厚得不死乃自訟而語諸人方又一日
黎明凌霜過潘版橋橋布木狹而修下嶽湍流甚
險行將半見彼岸縞衣偉男子大言梁斷矣勿過
因卽返俟明杵而渡視梁果斷霜路無偉人跡意
村叟也訪謝之通村無此人而旁有周叔王祠疑
神助每過必入拜焉

神考某年夢有豹掉尾來嚙惡之令豹房絕食俱餓
死獸亦遭厄至驚動 聖天子也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
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
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
其有冤乎抵邑卽辯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
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清代州人成
化癸卯鄉薦

生善道

平陽縣初築垂楊埭屢築屢圮官用巫者言將以

牛祭時有了興法師在萬泉鄉牛徑啣刀奔至師
前逐者踵至師止其殺解袈裟付之曰若以置埭
址下埭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
建塔院咒牛曰汝能練泥乎牛俛首受役塔成七
日而牛死師曰此牛已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氣觸
人十餘日不散

兩牧犢相衛

程史有牧犢相衛得免虎患 太祖御制文集稱

滁陽亦有此事唐時劉彙為歙州刺史野媪將為

虎噬幼女號呼搏虎俱免

相牛法

古之視牛者以耳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詩云
爾牛來思其耳濕之是也舊又云牛相壁堂欲闊
膺廷欲廣豪筋欲就雋骨欲垂插頸欲高排脇欲
密尾不用至地頭不用多因角欲得細身欲得圓
眼欲得大口方易飼鼻廣易牽倚欲如絆馬行欲
如羊形欲如卷懸蹄欲如八字亂睫好觸龍頭突
目好跳毛拳角冷有病毛少骨多有力岐胡有壽

常有似鳴有黃嘉泰志中州焯瀆取酥酪以雍酥
為冠晉王武子指羊酪示陸士衡云卿江東何以
敵此疑當時南方尚未有也

牛禁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為業巡城楊御
史曰知榜禁之衆皆鼓譟諸大臣知狀弛其禁乃
定此戊子年事蓋禁殺牛自美事而京師不可行
想各邊亦當然

韓滉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犯
令者誅及鄰伍滉特禁屠以盜賊為名可重其罰
此機變也

猴

汪中丞可受黃梅人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
錢遂飽所欲匍一丐者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
誘至破窰內推殺之繩其猴從己亦作戲乞錢而
汪呼導聲至猴忽嚙繩斷脫走車前作訴冤狀即
令人隨之至破窰內得屍又令人行捕得後丐者
鞫問伏辜杖之死方焚前丐者屍烈焰始發猴又

號鳴赴火抱屍共為煨燼

貓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
催租者持去賣之閭門鋪商忽小民過其地躍入
懷為舖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啣一綾脫
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豕

萬曆初許墅關王序三家養一豕忽啣主衣裙行
異之隨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兩家遂大饒自
是飼豕以飯澡以泉衣綿蓆檀凡十年大可比牛
遠近皆來觀稱其家金為豕金

獸之屬

凡獸自虎豺而外久馳則血耗而肉不佳鹿為尤
甚
山中夜靜時無雜獸之聲則必有虎虎去月餘而
後獸稍有至者山之居人以此為驗
貂似虎而白無前兩足者
馬八尺為駮牛七尺為犛羊六尺為羝彘五尺為

貌狗四尺為獒雞三尺為鷩此皆就絕大而高者
名也

梅聖俞有馬曰鐵獺王元之有奴曰青猿曲端有
馬曰鐵象

虎豹一躍六丈熊十二丈虎豹可擒熊雖追及圍
守亦不可擒蓋毛深而滑受射若飛沙著冰柱紛
紛墮地人既難近鎗戟亦無所施

正德十年十二月麻城縣有熊飛過縣治獲之此
可證飛熊之說

狻似猿獠而長尾尾色紅去來林間如飛熊食猿
獠猿獠每出采山核狻至莫不俯首帖服狻擇其
肥者噉之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曰野
猨黃髮椎髻跣足裹衫上下山谷如飛猨自腰已
下有皮纍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過男子必
負去求合或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剖視得印
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

雲貴深山中產一種獸形類獼猴而白毛巢於高

樹之上其子孫以次巢下枝老者鮮出唯居下者
出覓果物傳致其上老者已食衆乃敢食名曰宗
彛尚書傳所謂虎雖也又有神鹿生而兩頭能食
毒草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
製弓尤健勁

遼東有駝鹿重三百斤彼人能效其声致而取之
涼州狗大如驢漢樂浪郡有果下馬高三尺日南
郡出果下牛亦高三尺

松潘出六角羊土人云羊與鹿交故多角郭青螺
在蜀得二隻臨行以送周友山大叅周名思敬
猿山家謂之鞠侯皮陸俱有詩見山川志猿好踐
園蔬所過狼藉山間豆麥胡麻菜菔蔬果竹萌之
類多被殘天衣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猴被以衣巾
多為細縫使不得脫縱之使去老猴喜得脫逃跳
趨其羣羣望而畏之昏捨去老猴趨之愈急相逐
日行數十百里其害稍息

猫一名烏圓其目睛且暮皆圓子午時即斂如線

鼻極冷惟夏至一日煖蓋陰類其應若此
麇無膽兔魚脾鱉以眼聽

似馬而小者曰驢驢與馬相牝牡而生者曰騾尤
粗健能負物致遠

唐弘道初涼州倉有鼠長二尺餘為貓所嚙羣鼠
數百少選聚萬餘鼠州發人擊之乃散

龍

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本朝永樂間大
獲龍骨吳江史鑑為之志云

龍墳在今秀水縣復禮鄉小律原北距太湖可六
七十里初由村民耕田徃徃得龍骨而未識也永
樂間有一漁者始識之因潛持出以售于蘇州南
濠徐氏藥肆中歲以為常一日徐問有龍角否其
人曰有乃以一枝遺徐有朱永年過徐肆中見之
驚問得之何所曰適有人來售朱問其人去遠近
曰未遠因急追及之蓋是時有左璫號李黃子者
方受命求采珍異朱以買辦戶出入璫所欲以
為奇貨也遂偕其人告於璫檄郡縣調夫船具

畚鍤躬往掘之初入見有狀如浮屠氏所謂金剛
神者數輩儼然如生衆方駭異及見風隨化盡惟
餘骨爾遂得龍骨角齒牙凡數十艘獻于 朝竊
取者不與焉時方貴龍角帶自非諸王勲戚不能
得一鈔直十餘金及是價為之頓賤秀水在當時
猶為嘉興宣德間始分為秀水今其田可六十畝
許不加糞治而收穫倍于他田歲每大風雨則拔
木發屋而禾稼反無損耕者猶時々得龍骨田中
意當時已盡取不應有遺豈其地為龍所窟而潛
蛻其中歟至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之
文不知出于何書歷攷吳越春秋吳郡志蘇州志
無所經見不敢強為之說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不同
公知之乎曰不知其夫笑曰不知如何輕自下筆
洞微悵然曰子能言之乎曰能因請其狀曰雄者
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鬣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
燁雌者角靡凹平目淺鼻直鬣圓鱗薄尾壯于腹
洞微曰爾何人能知之其人曰吾卽是也化為二

龍飛去

陳容字公所長樂人端平二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善畫龍世稱所翁龍者是也

宋文帝以宜都王自江陵入卽位江中有黑龍負舟人以為瑞梁武陵王紀自成都率兵下峽亦有此異且江水初尚可揭及登舟無雨驟長六尺咸以天贊為賀未幾敗死文帝亦終死于元兗之手瑞乃為禍如此要知黑龍非瑞必如大禹神聖黃龍負舟乃始為奇耳然禹視如蠶蛟原不以為瑞也

温州府樂清縣嶺店驛居民至七月二十日皆閉戶不敢出其日必有風雨滿街積有蝦蟹相傳百年前有女汲于河龍神見而悅之化為男與交遂有娠後生二小龍剖腹而出龍神即攝女屍葬于山頂蓋七月之二十日至今小龍以其日至若祭墓然時刻不爽

嘉靖初揚州石壩集民家夜嘗有物竊甕水主人每伺之不得一日黎明將秣馬遠行忽見中雷火

光燦燦欲騰而上主人急以田器擊之鏗然墜地
有聲視之金龍首大於五斗釜乃驚愕急以布數
十裹而瘞之禱神畢出之赤金也身及尾皆銅錢
其家今富四紀無過稱金龍邵氏

嘉靖七年宝應知縣聞人詮慮 陽為患奏聞月
河試築記工方類地祇二龍戲水鱗角畢露時四
面皆大雨獨不及工所人咸異之

廣西左州模邨有岩淋入岩二十步即幽暗中有
野龍潛伏邨婦欲見龍者則盛飾入岩唱土歌以
動之龍乃出蟠村婦懷中良久乃去士人遊觀則
龍伏不出

蔥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
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駕舟其水往々汎濫
蕩室廬壞木稼人多遠徙開元中南陽張嵩為都
護石吏訊其事云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夫昆故
漂浪騰水望祀河澌乃命致牢醴布筵席密以弓
矢俟其側及至河上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俄

然昇岸漸近漸縮至於凡筵纔長數尺高發一矢
衆夫並集龍遂歿焉上壯其果斷詔斬龍古函以
賜高干孫且承襲汝州刺史

隆慶壬申睢寧人山河溢有五龍見雲中雷火霹
靂鄉人言是日有龍為蛛網所罣不得脫須臾火
龍焚其網龍乃脫去蛛死山中絲網尚彌山谷或
截取為馬鞭

長阿含經云真龍十二種始不為金翅鳥所食此
鳥頭尾相去八千由旬其目明利有大勢力投龍
宮中搏諸龍啖之其說荒唐不可信攷南齊太子
長懋與宗人西昌侯蕭鸞意好不協謂竟陵王子
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當由其福薄故也太子
一日臥小殿中夢見金翅鳥飛下搏食小龍魚數
後鸞顯政篡位太子子孫無遺焉鸞每先一夕焚
香嗚咽流涕則次日諸王必有誅殺人約煮藥以
待最幼者使保姆抱以入此鳥乃變為帝王千族
類中行此忍心事忍而又嗚咽流涕則心固未嘗
死也總之自為子孫計忍而至此要之終不得免

冤々報復作業何所底止豈乘除固然然亦枉用
勢力矣

天地間水下注氣上升神龍出沒其間為之宣洩
皆有神焉故所在龍池潭洞穴々有之有神龍
則必有毒龍恠龍五臺山下有池約二畝餘佛經
云禁五百毒龍之所禁之中必有所以生而養之
法若殺便增出許多事來

龍鳳名狀

鹿角牛耳駝首鬼目蛇項蜃腹魚鱗虎掌鷹爪龍
之狀也鴻前麀後蛇頸魚尾鸛頰鴛思龍文龜背
燕頰雞喙五色備舉鳳之狀也麀首牛尾狼頭馬
足圓蹠肉角鱗之狀也有角為蚪龍無角為螭龍
有鱗為蛟龍有翼為應龍鳳之青曰鸞赤曰鸞黃
曰焉白曰鸞紫曰鸞麟之青曰鸞孤赤曰炎駒白
曰素冥黑曰角端黃曰麒麟
龍之鱗八十有一鯉之鱗三十有六麟肉角而不
觸鳳肉啄而不啄鱧骨脆貌骨實蛟骨青鳳骨異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之珠在口魚之珠在目蚌

之珠在腹鬣之珠在足鱗目圓蛟眉連蜃鱗逆腹
鼻反狼腸直鷲喙曲獐羊之角重於肉斷水之舌
長於喙犀體兼五種肉象體具十二少肉或云有
百獸肉

神龍所經盆盎涌焉海犀所涉江河圻焉麒麟之
鬪日月食焉鯨魚之死彗星出焉犴牛之搏海水
沸焉越睽殺犀疾雷及焉

猪龍

濮陽郡有續生者身長七八尺剪髮雷二三寸不
著禪袴破衫齊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
有續生郡人張孝恭疑之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
遣奴子到諸處凡戲場果皆有續生天旱續生入
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夜中有人見
北市電火往視之有一蟒蛇身在電裏至曉見續
生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龜

趙清獻入蜀携一琴一鶴一龜今人都言琴鶴不
言龜

廣東興寧縣金龜見長丈餘金光四射沂河而上
所過田��皆壞其年嘉靖辛丑歲大稔
龜首俯者靈

蛇

有大蛇穴禹門下巖石中常束尾崖樹顛垂首于
河伺食魚鼈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
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樹端牢不可脫
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為起伏如弓張弛狀久之樹
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浮死水旋隈竟不知蛇

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邪抑蛇為水之怪物
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是蛇負其險毒稔其貪婪
以食于河所恃以安者尾束于樹耳使樹不折則
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墮遂死于河此殆天
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
固可為怙強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為水之怪物所
得而死亦可謂害物必報之戒

余家南潯東去舍數百步有舊窰土人馮姓者得
之毀其基中有蛇千餘俱縱之去大者數圍長十

大一角往東行未幾馮一子暴死
萬曆丙戌建昌鄉民樵于山逢一巨蛇頭端一角
六足如雞距見人不噬亦不驚民因呼羣往視亦
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
肥蠃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子己丑之災其兆已
先見之矣

蘄蛇一名塞鼻蛇諸蛇鼻向下獨此向上龍頭虎
口黑質白花背有二十四方勝尾尖有一佛指甲
腹旁有念珠斑剖之置水中則反尾滌其腹長尺
餘

乳羅山縣南三十里相傳一貨郎過此山得青卵
置之箱內脫殼為蛇馴畜稍大腹置之故處名其
蛇曰乳羅其後截道噬人甚厲衆覓貨郎使禁之
貨郎著刃于地吓噉作念蛇引頸自刎而死
蛇一名曰蜀精

毒食

嶺南人慣食蛇云其味肥美萬曆間南海有諸生
數十人聚學宮見大蛇自梁間墜地取烹之將熟

忽報學憲至未及餐而出釜中溢汁流地二犬進
飲之皆死竈旁諸生歸大駭埋其肉階下數日出
一菌甚嫩學宮卒誤食之亦斃餘姚毛僉事患風
疾覓蘄蛇酒飲之半月發腦疽遂不起晉中有人
採菌于木以為天花菜也獻之某侍御食之盡一
器已入房臥次日不啓門役者倒門視之僅有白
骨在牀肉盡為水矣因告令索菌木下得大蛇數
圍焚之煙觸人鼻咸斃或曰鼈與蛇同氣凡三足
者無福者赤腹者白目者腹字者皆蛇產食之潰
體潮州有人取一巨鱈食之腹裂而死或曰亦蛇
化也有韓姓者園產一梨如斗大適諸客會飲剖
食之盡死一生獨不食得免使人掘梨下四蛇盤
焉東海林姓者園產大瓜客二人過食之入口皆
死主掘瓜下有蛇如柱凡物異常者皆有毒匪直
異物古人曰厚味必腊毒

山海經曰從山上多三足鼈左傳曰三足鼈謂之
能不可食也山谿間多有之色赤

蝮蛇噬人必落齒舌虎豹食人必缺耳角自來獵

戶見缺耳之虎缺不過三人則何如矣不落不缺
越做越狼

魚

葛原六海川縣人魁梧豪俠以布衣詣 關下獻
鱘魚百尾時 國初法嚴衆為危之則笑曰爾不
上食父母耶君猶親也庸何傷及至 高皇帝大
悅問之曰魚美何如蒲伏前頓首對曰魚美但臣
未進不敢嘗耳又大悅 命大臣賜酒食仍選一
尾還之曰勞沙勞沙其後歲貢魚九十九尾著為

令

闔閭十年有東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
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憇歇今
憇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
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
收軍入海據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相
守一月屬時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
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遠吳王沙洲百匝
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踊躍夷人一魚不獲

遂獻宝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
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夷亭之名物
此吳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
所司奏云竝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著
魚是為鮓字今從失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
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為石首魚
其魚似黃魚而稍大本草和葷作羹用胃益氣加
鹽暴乾食之名為鮓土人愛重以為益人雖產婦
在葷亦可食炙食之主消瓜成水初出水能鳴夜
視有光頭中有石如碁子又野鴨頭中有石云是
此魚所化

海魚以三四月間散子羣擁而來謂之黃魚因其
色也漁人以筒測之其声如雷初至者為頭一水
勢洶且猛不可捕須讓過二水方下網簇起潑以
淡水卽定舉之如山不能盡水族之利無大于此
者蓋散子既有時必近海多山氣稍暖可倚以育
若在溟濤中無所著如何生得此造化自然之奇
而或謂內水衝出故魚至未必然

漢水中鱖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頭浙水因謂之
槎頭鱖宋張敬兒為刺史齊高帝求此魚敬兒作
六槽船置魚而獻曰奉槎頭縮項鱖一千八百頭
我郡有此魚以碧浪湖灰色者為上蓋深潛土中
得氣厚其它形相似而色白去之遠矣

冰井魚

臥冰得魚此王太保通神之孝乃王梅溪大父病
思得鱖方盛夏不易致子釣于井得巨鱖梅溪年
十一親見又奇矣

神魚

金山神魚每歲廟神誕日有魚各黑隘大者如山
羣引海族來朝率午方退
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泉涌金魚躍
出遂雨

進鮓

湖廣進魚鮓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太監其初止二
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
皆布政司進獻弘治二年四
命內官造辦如

七年數船止二隻 神廟三十年以進鮮粗惡奪
布政使程正誼官則又屬之有司而數之加增不
必言矣

雜物

有物如小龜土色雜灰土以居蠕動而步速好居
柱礎下或牆壁下鑽軟土下人畏雞食之生有亦
蓄至冬時穴土取驗之始見三時散居不知食何
物人傳能食白蟻至盡有李輔者經撫州金谿宿
饒泉大姓郭氏堂中地未潔乃遣從者淨掃之方
設榻主人再三戒且告以前物形狀曰吾家新創
室屋不意歲被白蟻傷食梁棟內空無如之何有
人教以往川中求此物寘于礎下灰土中今數年
來白蟻皆盡叩棟柱逢逢然了無一蟻存若令人
掃地上遇此物幸為保全勿傷之夫能食白蟻必
奇物也亦蟲類大不盈寸塊然不動能鑽土而出
名曰螻虎

余祖月溪翁云螻蟀懼之叫 宣德皇帝要蓋

宣廟有此好采之江南者蘇太守沉鍾被數索千箇

不許違誤此宣德九年七月事也

沮洳之區素多蚊蟲五六月間舟中蚊盛不可宿
但每至高郵望見泰山則蚊悉自舟中飛出無留
影者相傳呂祖有煉陽菴在泰山之陽或有僊氣
驅之故如此蓋屢驗云

凡蜂聚人家者多不和其採蜜者不與焉王莽時
九江連率賈萌守郡不降有飛蜂附萌車為漢兵
所誅晉陶侃表袁謙為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
中有蜂蔽目下謙船已而昏不利近則南中黃侍

即見第十二卷

楊邃菴致政歸一日遊鎮江

見群蜂擁

蜂王出遊遇鷲鳥擢蜂王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
日俱死之邃菴瘞焉表其封曰義蜂塚親作文祭
之未幾有蜂十餘隊約可數萬繞公廳事首皆內
向飛鳴良久始去蓋蜂王之族感而來謝也

蝸蜒即今俗語所謂沿油也一名托胎蟲能

蛭

紹 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
魚 噪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輿步視

皆 躑為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
手 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遂火河復活
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
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
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
被害二僕隨後尚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
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崑玉

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張閩人石楚人皆有
清名石之子有恒己未進士自淳安調長興蘇人
請之調常熟父原蘇州太守長興人又爭之得止

物理

麻敗酒蟹敗漆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鸛鷓之
膏則瑩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風生獸得
菖蒲則死鼈得莧則活蜈蚣得蜘蛛溺則腐鴿鴛
得桑椹則醉猫得薄荷則醉虎得狗則醉橘得糲
則爛芙蓉得油則敗番蕉得鐵則茂金得翡翠則

粉屏得人氣則破人食礮石則死蠶食之則不飢
魚食已豈則死鼠食之則護草忘憂合歡蠶忿
倉庚已妒鵲鶴治厲橐蜚治畏金剛石遇羚羊角
則碎水怪遇犀則不隱石鼓遇桐材則鳴龍繫遇
煙煤則不散

狼倒草以卜虎圻地以筮鶴禹步畫印獺祭圓鴛
豺祭方蛇蟠向壬鵲巢面歲燕伏戊己蝠伏庚申
虎奮衝破倉庚知春分伯勞知夏至度鵲知來猩
猩知往狒狒自知死生虎識字角端知四夷之語

象知地之虛實橐駝知泉脈之所在魚伯識水旱
之氣螭蟠曉潛泉之地鵲知風之高下獬廌知人
之邪正鸛鳴向日而飛玄鰈向丰以遊兔恆向月
而息鵲斃于七夕海扇見子上已鸛鳴羸于孟冬
短狐上弩于孟夏之朔螭蟠群死于白露之朝數
九之蟲九土三百而潮至移風之雞當潮至而輒
鳴鳥鳳曉百貴之音反舌解百鳥之語風狸遇風
則行空橐駝遇癘風則埋其鼻狍將風則踊鼉將
雨則鳴鷓將風則啼高羊將雨則起舞鳩暮鳴則

兩鳶朝鳴則風蛤暈隨潮以數其文獺肝隨月以生葉

食品以鳶為重故祖制御史不許食鳶今東南大家以鳶乃發氣之物俱斥不用唐制御史不許食因

蟹入海至春散子即枯瘠死矣蚌魚牝牡為雀鶴所化故久者生珠專一干陰也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二



陳三將軍

論賊二則

縣令討賊

流賊六則

振武兵變

鄖陽兵變

黃梅盜

呼賊先兆

盜倣訛傳

妖人物二十則

假番物

丐販二則

長至警報

方士

僧道之妖

妖黨

除妖

吳建

小匡

十士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二

湖上朱國禎輯

陣三將軍

湖廣興國州南接江西瑞昌縣陳友諒襲其地改為路封子陳三將軍守之國初平漢其遺孽改姓柯氏與部曲談吳王三家通居興瑞連畝之所子孫蕃衍跋扈不軌劫略占奪逋負錢糧莫敢如何都御史趙賢題請立為興瑞里擇各姓子可教者教之冥頑自如又議立界首堡以衛官統軍彈壓

狎視如嬰兒嘗劫羅繼淳萬家極慘毒又劫羅繼淳
家殺九人反縛繼淳兄弟獻瑞昌縣謂為陣獲強
盜請賞

諭賊

伍驂安福人景泰中以御史往福建時汀賊方熾
公單騎趨上杭詢賊出沒時俘賊婦女械繫苦楚
悉縱之一致仕教官耄且病不能從賊獨家居公
選二老卒自隨造其家教官猝見公至拜且泣曰
家屬皆為賊驅吾以病在此奈何公曰若可召親
戚來吾諭之因留宿明日自寨來者十數人公諭
以利害仍給以帖來歸者萬餘人衆勢驅兵破其
疆梗據寨者鎮守內臣欲上其功公耻之力辭得
免還朝卒

正統中閩寇起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
遣人往可撫而有衆疑憚莫敢往惟孺士周鑄與
千戶襲遂奇毅然請行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
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起去
周不為動徐呼老人以福福老人闔家叩頭謝

亡者且設草具周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
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竒食已不
能正七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亡慮十
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為儒者服矣蓋初發
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賊屢敗乃請降
爾又賊將張雷孫勇而徒鬪自茂七起事死伯孫
繼逆充倚仗之周乃寓書雷孫告之逆順許其自
新使謀佯若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雷孫殺
之由是賊將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被
執賊衆遂散閩地悉乎

縣令討賊

鄱陽劉公祿以進士為浙之平陽令時礪賊殺吏
僭號重兵討之不克公請却兵獨任其責有土民
葉光家蓄死士能制賊公抵其家諭之光感激用
命遂平之有海寇十七艘將登岸公親禦之挽弓
未嘗習射也後終工部主事子洵南宮第二人三

流賊

成化二十一年大盜席英先為達官指揮使犯法
避罪達舍王永者亦殺人亡命以驍勇善射相結
行劫于固安霸州諸處從之者復數人一日忽騎
馬露刃白晝入京城尋其仇不得去而愈肆錦衣
指揮陳壘令正千戶趙承章捕之二人皆無謀率
衆遠往旗校二人為所殺 上怒降承章為副千
戶令壘等戴罪追捕繼又降壘職命指揮同知劉
良代領其事諭中外懸賞購捕二賊欲走出關不
果其黨漸獲勢亦孤乃遁去久之不獲后東廠太
監羅祥緝知在河南差千戶王英往跡之二賊匿
新鄉縣人唐慶唐恕家慶怒以報寧山衛指揮臧
綸知縣王素合兵擒之適隰川王遜燬亦遣校尉
王彪至苦鬪就擒檻車械至命廷鞫 上以其罪
惡深重非他盜比磔于西市

張茂者文安縣大盜也家有高樓列屋深牆窄室
招集亡命劉宸即劉劉寵即劉齊彥名李隆李銳
楊虎朱千戶皆其徒也茂又納賂交通豹房諸近

侍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居與茂通茂結之為兄
因得徧賂馬永成于經谷大用輩遂出入禁中嘗
侍上寔鞠倚是益無忌憚庚午春夏間河間叅
將袁彪數敗茂及諸賊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
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
吾弟也爾今後好相看無相阨又舉酒屬茂曰袁
叅將今日與爾有一面之好爾今後無寇河間彪
畏忠不敢誰何既而都御史甯杲欲擒賊立功有
巡捕主簿李姓者承杲意偽作彈琵琶優人入茂
家具知鄉道杲率驍勇者數十人乘其不備入擒
之斧折茂股車載以歸餘賊相率至京謀出首道
罪忠與永成為之請于上且曰必獻銀一萬乃
赦之寵宸計無所出潛令楊虎劫近境冀以足所
獻會虎焚官署寵宸知事敗乃四散逃去其徒日
多叅將桑玉又受其賂不肯盡力以嘗相遇于
文安村中寵宸匿民家樓上欲自剄玉故緩之有
頃齊彥名持大刀脅官軍敗衄者數十人至樓下
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寵

宸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王大敗引還時辛未六月也及都御史馬中錫奉命討之中錫家在故城懼賊殘其墳墓乃為招撫之計嘗與賊會飲于桑園時已有詔旨劉六等不赦又縣賞格募能擒斬者卽與中錫酒中云宸曰無多言吾已知朝廷不赦我輩矣中錫曰無之宸乃出詔旨于袖中拂衣旋刃而去凡京師動靜悉先知之以貂璫為之奧主也自是數盜橫行中原殺人滿野村市為墟久之方平喪亂之慘乃百十年所未有者

蔣恭靖按畿內時劉六自山東敗後潛歸治垣屋將謀自脫公與巡撫李觚齊議招撫遣固安典史諭降劉六聞言羅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遂連疏其事乞赦不報會壩上賊劫圍營軍器太監張永疑為劉發軍圍其家敵殺指揮官軍圍解與鄉里慟哭別去禍遂半天下矣六初匿天津王長治指揮家追捕甚急王故錢寧腹心告急于錢遂遷觚齋為兵部侍郎蔣亦得代去劉始出柙不可制

今人能說劉六事而蔣公在事初未之及
正德七年礫反賊趙鏞等干市鏞卽趙風子少為
文安學生每大言自負楊虎劉惠等作亂鏞與其
弟鏞鎬以五百人從之干河間虎歿立惠為首惠
卽劉三也僭號奉天征討大元帥鏞改名懷忠稱
副元帥有陳翰者常從計畫稱侍謀長史又偽授
其黨以都督指揮等官分為二十八營統衆至十
三萬分掠州縣鏞說惠盡返虎所為禁焚掠屠戮
嘗附奏言羣奸在朝濁亂海內以古所聞未有不
亾者請梟群奸首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首以謝群
奸屢攻南陽不克獲舞陽僧德靜者詐指為唐王
宮人所生置諸營中欲資以為名號又攻泌陽欲
執焦芳戮之芳走匿乃毀其居掘其先墓而去鏞
每歎曰恨不得為天下誅此賊及兵敗鏞翰與前
後所獲賈勉兒龐文宣郭漢宋祿孫玉朱倉孫隆
張富李隆孫虎等共三十七人傳詣闕下詔皆處
以剝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自上不
聽尋以皮製鞞鞮上每騎乘出入

劉六等攻河南西平知縣王佐使義民賈得山督
城中兵禦之得山驍勇戰三日夜殺賊數百人會
城陷得山與佐俱沒于賊一門遇害者三十七人
嘉靖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贈本縣主簿仍從祀
王佐祠

劉六過趙州有炊兒年十八九歲與母妹同居賊
三人至其家欲犯其妹炊兒怒棄不備提刀盡殺
之

振武兵變

嘉靖中倭寇起南京募兵三千營曰振武三十九
年庚申二月二十五日殺侍郎黃懋官懋官福建
晉江人卿舉時夢千餘人持械相向官府尹以嚴
辯稱改前官署中多聚蜂結巢甚盛謂為吉徵變
之前數日通體皆粟寫一神牌祈禳無故自焚家
人見一緋袍者坐堂上懋官至徐徐引去曰是我
家先人也卒不察是何祥既以苛刻失衆心有數
十卒闕于院門親戚多請自便不聽然內懼出其
眷屬匿撫臺署中而密以帖邀內廠何殺督府徐

鵬舉李廷竹大司馬張鏊少司馬李遂至懋官出
迎諸卒隨入懋官以金帛布地餌之不退益大集
綬等皇恐將往估計廳俟變而懋官自後踰垣體
魁壯不能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氣息僅屬抵
一民家羅姓者口出語不可辨但曰馬石渚方員
外誤我馬為前尚書坤方則名攸躋贊其事者第
中劫掠一空截其故妻之樞跡懋官得其處時綬
鵬舉等亦至懋官牽鵬舉衣呼諸卒為爺曰發廩
發廩鵬舉稍諭止之罵曰草包何為張鏊呼曰幸
為我貫懋官不聽歎卒翻屋上木飛瓦及鵬舉寇
乃各棄去曰力不能保公矣然猶抱鵬舉足不肯
舍一侍者手撥之乃脫卒持挺亂下其家僮臥腹
上受挫無數面決眼突挾及懋官身一卒持銃擊
腦後垂死拽至大中橋以繩裸懸坊上紐不解結
每一縣輒擲下初猶作呻吟聲數擲絕矣劉世延
後贖其屍殯而歸之

鄭陽兵變

萬曆十五年李見羅材撫鄭陽改參將公署為書

院十月初二起工是日叅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
春繼之會于離城六十里之遠河鋪方有念言米
激軍士梅林玉所熊伯萬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
鶴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掠圍逼軍門凡諸不便
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銀四千二百
兩克賞次日米尚次城外十里李飛東速之又次
日米入城鼓吹銃炮過軍門履任釋戎服晉見仍
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禹
仍收城門鎖鑰李隱忍從之復閱操行賞哨官楊

世華云乘此冒賞近千劫庫米佯怒而心是之即
諷軍士告加月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
惟寧入城一見米卽云各官兵將擁汝為主帥米
大怒擁衆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
是反誰敢誰敢丁僅得免李避走裏樊裴淡泉應
章代之好言慰米仍杖殺梅林玉所事得定而訛
言傳數年不息

黃梅盜

萬曆十六年三月黃梅賊首梅堂詹三漢劉汝國

一曰劉少溪余孟新四人創首凡七十餘人擁入
蔡永李家搶掠事聞撫按蘄州守徐希明慮左右
皆盜黨致居民能幹曰潘案者托以擒盜案設計
與吏目蕭芬干病松縣古車嶺擒堂父子并獲劉
沙國之妻具知各盜踪跡次年正月燒停前驛往
來長溪山二即河等處又往玉樹觀朱元三家殺
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廖佳賢家近二百人焚撫
約南操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竹麻尖
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
而逃獲陳策屍身中二鎗踰旬餘面如生太湖縣
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沙國餘黨悉平

噶賊先逃

噶拜未反前一年有雀集拜之左肩旋右繞者三
匝凌雲而翔拜喜曰煙霄遐舉此其徵乎及寧夏
軍亂衆欲推拜父子拜因其日乃先歲雀翔之日
也遂從之據城稱王抗官軍未幾敗滅凡自來帝
王真正成事者必有奇應草竊者亦必有異如吳
曦所見乃天奪其魄而送之歿也

盜倣訛傳

嘉靖末倭虜交倣中原皆震又加以水旱各處盜賊蜂起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府沒于黃河于是林慮縣有賊聚且數千睢州亦有賊百餘突犯南關比知前言非實乃始解散當時景象如此危矣危矣

妖人物

宋紹熙時河南邳徐間多妖民感衆而陳靖寶者為之魁虜立賞格捕之下邳樵夫蔡五采薪於野衣食不給歎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便有官有錢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葦席從後呼曰我識陳靖寶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驚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於破垣之側促坐共議斯須顧蔡厲聲一喝蔡為席捲起騰入雲霄逝空而飛直去八百里墮於益都府庑下府帥震駭謂為巨妖命武士執縛荷械獄犴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辯而靖寶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韓欣在桂州時有妖賊封盈能為數里霧嘗行野

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撼掘之
得石函書數卷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言
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
匹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
大霧至午稍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
可勝數是年韓卒

唐元和三年党超元隱居華山羅敷水南冬夜有
一女子來容色絕代謂超元曰妾南塚妖狐也學
道多年遂成仙業今者業滿願足須從凡例祈君
活之耳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後日當死於伍坊箭
下來晚獵徒過者宜備酒食待之彼必問所欲卽
云親愛有疾思一獵狐因出束素與党曰得妾之
屍請夜送舊穴乃拜泣而去至明當束素以市酒
食為待賓之具其夕果有伍坊獵騎十人來求宿
遂厚遇之十人問所欲超元如前云云乃許諾而
去南行百餘步有狐突走遠大塚走作圍圍之一
箭而斃持與超元超元奉之五素既去超元洗其
血臥於寢牀覆以衣衾至夜分潛送穴中以土封

之後七日女子復來泣謝因致藥金五十斤再拜
而去且曰金烏未分青雲出塚上妾去之候也超
元明晨專視如前云云後胡容酬金價每兩四十
緡

會稽有物方長如一尺廣飛空中暎日作金色數
鷹遶逐之時繫獄者名劉朝忠見之祝曰如祥也
則墮此已而漸近果墮獄中則吳之草蓆也禁卒
持白於官知縣古文炳命祝禳之

汪直立西廡之日妖狐出見朝房傾倒貽士林之
為備兵至倉卒不能敵皆奔竄獲良於五峯山搜
各山獲百二十三人及妖書器械衣服馬匹頗多
瑄會太監劉政及叅將王昇御史吳裕等遣人械
良等五十四人至京師命法司會官廷鞫得其情
悉斬之瑄政等各賜勅獎勵于是左都李秉等奏
錦衣衛鎮撫司累問妖言罪人所追妖書圖本舉
皆妄誕不經之言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
錄其妖書名目揭示天下使鄉民咸知此等書籍
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其書

有番天揭地搜神紀經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
天定世繡瑩關九龍戰江神圖天宮知賢變遷神
圖經鎮天降妖鐵板達通天混海圖定天定國水
晶珠經金鎖洪陽大策金鋒都天玉鏡六甲明天
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七返纂天經八寶擎天白
玉柱夫子金地曆劉太保泄漏天機伍公經奪天
冊收門纂經佛手記三煞截鬼經金鎖擷天記緊
關周天烈火圖玉盆經換天圖飛曆神工九轉王
甕金燈記天形圖天髓靈經定世混天神珠通玄

濟世鴛鴦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滾雲裘銀城論顯
明曆金璋紫綬經玉賢鏡四門記收燕破國經通
天魚價錦包袱三聖爭功聚寶經金曆地經奪天
策海底金經九曜飛光曆土傘金華蓋水鑑書照
賢金靈鏡經硃砂符式坐壇記普濟定天經周天
烈火圖六甲天書三灾救苦金輪經智鎖天關書
惑天迷化經變化經鎮國定三世陽曆玄元寶玉
鏡傘錦華蓋換海圖轉天圖推背書九曜飛天曆
彌勒頌通天玩海珠照天鏡玄天寶鏡經上天梯

等經龍女引道經穿珠偈天形圖應劫經天圖形
首妙經玉賢鏡透天劑盡天曆玄娘聖母親書大
上玄元寶鏡降妖浙怪伍家經金光妙品奪日金
燈紅塵三略照天鏡九劑番天揭地神圖金鋒都
天玉鏡玉樹金蟬經玄娘聖母經七返無價紫金
船銀城圖樣龍鳳勅合

李子龍本侯姓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
為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遊方至河南少
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後當極貴又遇道人田

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
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
盤繞之異得權得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
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推其命若
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以與朝所言符信之又
遇道士方守真者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先是
道仙有偽朝章勅合併勾籌符印散與內使鮑石
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少監宋亮右副使穆
敬得權乃得夤緣出入內府石忠等皆為所誑敬

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朱廣素與石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亮等日久情稔往還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石嘗報織染局內官韋寒設饌每得入內府石忠稱為上師北面拜得權不為礼勢日張大為錦衣官校所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寒一死矣鞠實得權及道仙廣石皆伏誅餘黨俱發充軍己而都給事中雷澤等言得權鮑石等内外交通陰謀不軌醞釀禍亂必有餘辜乃止將得權等五名處以餘黨王原等九名俱獲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追究悉誅之上以事既行不聽兵部言錦衣官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賊例應陞賞詔命陞彬俸一級賞白銀十兩綵段二表裏賢等各陞一級同時有陳廣平山東濟寧州民假以黃冠私習兵法遍歷秦汴楚蜀間偽為星象陣圖惑人交結不逞之徒潛謀不軌至南京為都督府都事卜馬翊誘獲之執至京下都察院

獄勸之恐有隱匿奏請差官勸實 上命太監汪直錦衣指揮陳璽會南京守備內外官拘事于證佐者械至京拜詢得其姦惡罪狀坐死以上皆成化年間事也時方士業已用事故妖書盛行

成化十七年有妖見于晉府寧河王宮中或為神像或為王侯需索酒食時夕舉火將焚宮羅拜求請妖叱嗟甚震且曰還我故地至明年冬夜火大發居第冠服器用皆盡妖亦隨絕

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美艷正德初嘗與選人妖僧行果者術能使人出神而成仙即中劉景寅某員外吳維新鼎信之其法扁室守以童子景寅得所指授眩甚有盈寸小人自口出歌如蠅聲語劉曰吾君之元神也童子見而駭呼小人忽亡劉遂僵仆悖病而卒維新故折足行之亦眩忽絕呼入仙至矣起步趨若不跛者俄聞空中語曰將採鳳膏龍髓續雨筋時家中百恠朋作犬登竈嗥兒反接啼會行果至維新罵曰汝劓任氏二稚為幻將訴殺汝矣果驚走維新亦病悖未幾卒兩家亦

日衰

嘉靖十七年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園造妖言惑眾
入京師千戶陳贊家偽授贊安國公殺其庶祖母
劉善秀及欲舉首人曾廣以滅口東廠捕獲併贊
俱伏誅仍命行保甲法榜諭中外禁止
四十三年京中白蓮教有逆謀其黨執偽告身二
卷者糧藥一包首之首揆徐存齋聞之兵部楊虞
坡以兵往北人皆奉此教傳有飛刀飛鎗之法無
敢前者徐之家人與原首人挺身往乃就縛

四十五年馬道人為妖遠近大闔各戶多縣竹齒

籟籟四字以壓之三四月方息

萬歷庚辰年余館于沈氏阡步之墅薄暮覺五里
外洶洶人聲如捕賊者稍寘聲益近而厲如數千
人水戰狀大呼擊撞主人懼以小舟遁去余步墻
外火光回合焰在樹端與人聲震動天地漸漸近
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逼余心知妖術不為
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潯中亦爾蓋廣袤且百
里矣此妖術所為捕兵過一舟有人方剪紙人馬

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

雷峯塔相傳鎮青魚白蛇之妖嘉靖時塔煙搏羊
角而上便謂兩妖吐毒迫視之聚趾耳隆慶庚午
孟夏流福溝甃石忽動扶起見鱉如大車輪紅白
色龜頭而三尾作馬鳴屠者舉懸肉鈎曳投市魚
笥中擊之鋸牙齧人市裏聚觀竟日惡妨其業磔
焉胡季廉文憲竹園在金沙灘門東有三足蟾氣
冲人輒死一日園丁報蟾出從牖窺之皂色如覆
釜張口如丹漆盤盃紅光盈尺金目爍爍與龍舌

嘴曳鍊之猴滿覺街遮道之蟒併蟾為三害地不
知何故多蟾其伏井厠者中其氣立死膏色如蠟
有方士捕得蟾如三斗盎籠之月下吐光接月一
日忽穢氣不可近倏失之巫迎邑神周宣靈王必
先見翠蟾三足如芝每躍入神袍袖而沒或曰此
月路也

黃鶴樓雄峙武昌萬曆丁酉一日無故自火延燒
千家黃鶴之磯民洵咎井者一人。不出一人繼入
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

歿備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
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歿甦為人言如
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
入陰雨作人吳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大鬪後龜
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使至破
壤全楚如虎傅翼擇人而食為挫死及逼死者不
可計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攫金之
變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者數人

潮州城西有湖山上多怪石民歲罹患宣德間知
府王源命除之至下果獲石骷髏復掘丈餘又得
石刻曰風二字先是郡有挽回淳風之謠今果應
之源字啓澤福建龍溪人進士

揚州掘港塲沙中露一船桅幾二丈許相傳為大
業中征遼所遺每陰雨輒聞其下有鼓吹声萬曆
丁酉守備翟紹先命軍士發之錦幾及船驟雨如
注旋為土塞已再發又再塞翟懼而止近為雷擊
其桅粉碎鼓吹声亦漸稀又李新泰有莊在立發
河近歲莊戶濬河深三尺許得一船艙甚大隨掘

隨陷入土船形製特異其長未可竟也衆共駭異
下土實之不復敢窺

江西人最喜溺女民有連生四女者皆溺之瘞於
寢室最後溺一女瘞已月餘忽見女手出地上疑
為猫犬所發以土覆之次日兩手皆見又深瘞之
次日兩手兩足皆見乃恠而焚焉近丙辰冬龍遊
河南民婦有產得巨蛇者蟠踞屋棟一晝夜猶連
声呼媽媽索乳經投母懷母驚而殞蛇亦自斃旬
人訊之則此婦先產 昏溺死巨蛇之報宜其

及已

假番物

成化中京城外有軍民葉玘靳鸞等與番僧謀發
人墓取髑髏及頂骨為葛已刺腕并數珠假以為
西番所產競市之獻中官曰轉世妙法得利甚厚
前後所發墓無算主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皆遁
去獲玘等送刑部鞫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 上
曰律載發墓其罪皆死況此輩取人髑髏市於左
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相去幾何宜卽誅之

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丐販

弘治中山陝人孫騰霄等三十人三五為群道遇
丐者以衣食誘之為傭隨其所至今守舍給炊爨
騰霄等遊行市間視有富商巨家輒持貨與之貿
易論直高卑則以言激其怒相毆罵隨號咷而去
夜則殺丐者舁至其門羣哭之揚言欲訟于官其
人懼出財物求解乃復舁去焚之名曰販苦腦子
前後殺數十人事聞 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
為貨殖茲巧橫出所殺者至數十人罪難輕貸其
為首者凌遲處死為從者斬並梟首示眾仍榜諭
天下知之

近日浙西丐子密為羣散各處抱人幼女逸去剔
其眼令行乞于市日責錢若干夜則行淫積財甚
富事發捕治有一人利而居間眾大困丐者適械
過市眾撞殺之乃散

長至警報

萬曆丙午冬余為南司業長至當詣 孝陵上香

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
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毋得出圍城洵懼
余往聚寶門報謁所親從者皆無人色往返三十
里並不見街市一人次日云已擒得四十九人付
應天獄矣為首者劉天敘斬指挑膝筋內外守備
會鞠儼僚者七人餘皆斬奏聞一得旨不特取
決是時句容道上行人長江中行舟絕且三日矣
細訪之天敘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像歷
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至南京妄言

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有
納錢者來生為指揮等官一婦人哭於陌上呼而
視之曰來生當為后妃遂攜與俱去行淫如是而
己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為師請試其術
不可固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者數回軍
逼之愈甚計窮乃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
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過何暇試
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即告之操江
豐城侯李其李遣人告之內守備太監邢隆外守

備撫寧侯朱某尚書叅贊孫某俱會守備府既內
懼且色動并告者執之攘以為功豐城侯忿甚來
爭拒不納更測跡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俄頃間
發覺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其實天叙等數人皆
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菜傭踏麵人也漸有
覺者藉藉耦語時丁敬宇方為操江都御史兼掌
刑部大理事知其詳既得旨下法司則丁為政
守備叅贊盛氣來言謀逆大夥不可縱丁素和煦
衆恐有所怵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婉行之曰某不
才事既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
且毋動某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
機脅詐者無算訴者近千人悉緘其詞致之叅贊
乃改儼礫一人斬一人餘悉免戍時天叙已歿如
法梟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枷時方霽雨加大中橋
不一夕已有死者沙壅其屍俟滿日方埋丁聞亟
往視召錦衣若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
朝廷聞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骨戍乎以鬼戍
乎天日在上鬼神難欺此等事必殃及子孫亟搭

蓆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四十七人者皆得免
時余已轉諭德自家北上抵滌告歸密過南中宿
舊署親得其事私記如此

方士

憲宗信用方士李孜省等 世宗信方士陶典真等
故一時妖黨最盛所在見告并 宮禁中亦不得
安靜說者謂方士能役鬼并挾五雷法取信人主
且惑人耳目也一時氣運如此英明之主且落其
中傾府庫甘為之役何況其他因思我 太祖信

佛歸併寺院雖徵名僧建醮追薦而終不溺其說
別為崇重 文皇亦如之惟待法王稍過然旋即
送歸撤其殿而于道教惟太和山一役則因嘿祐
之功竭兩朝物力表其巔至今奔走四海似是天
開地闢大聖人因而成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至
我 神宗皇帝與 兩皇太后各于城外建寺頒
經督以內臣又開經廠頒賜諸名山殆遍遣去僧
人使人俱另給路費不由驛迤達和尚駐城外三
年雖御劄親問答有 御汗一點萬世津梁之語

然終不大加賞賜又百計欲開戒壇中貴人日夕
從憑竟不許而所謂張真人者其術益衰入朝建
醮只了進香故事獨持大柄享國長久聖謨淵遠
矣

僧道之妖

家居以來惟平日父老相識者來扣始一見餘魚
至者至亦不見僧道亦如之然此輩浸淫日盛蹤
跡詭秘只據所聞僧某來自江北領其徒二十餘
人所至傾動自縉紳以下無不納交卽富翁素稱

慳吝者亦迎至其家謂之供養資贈甚厚僧有閉
關一二年者亦潛出謁見凡見者勿論男女大小
皆有所獻多者始得其解頤一言執筆作數字餘
額之而已凡收數千金歸此僧妖也一道士來自
江西同里某生母子俱病邀之再三始至博衣大
帶亦領二十餘徒至門傳呼禹步而入卽危坐
茶至含而四啜顧眄若有所見若有所指揮張筵
甚盛次日延入令病人東首臥仗劍遶數處下榻
加釘議建醮四十九日索千金為謝其家疑懼而

止此道妖也

妖黨

近年妖徒以余所見庚子年有徐州趙古元一事
余同年郭一陽光復以叅政飭兵請於總督調淮
營三千虞夏總督則余師劉晉川先生東星也調
凡四十日深以為非郭閉門求歸而撤軍之牌處
下余典閩試還京適在署中郭見牌恚甚問計余
曰將隱忍守此官乎抑權宜稍全憲臣體貌也總
之一去要去的有些氣概耳郭曰為我籌之曰非

徒籌之且將為君浙之命停牌毋發亟出視事諭
將士已申文撤軍束裝待命至第三日郭曰時久
且奈何余曰未也至第四日之夕余曰可矣下令
明日具威儀巡城各廟拈香告慶抵戲馬臺燕賞
方始懸牌上下帖然余至濟寧劉師已知狀迎問
曰子乃為郭叅政軍師耶總督牌可擅停且抹改
曰子否余曰事有之郭叅政初欲擊碎此牌掛冠
單騎出城去幸門生勸解乃得止且此等舉動吾
師實性急失體寧本道請兵已許已行且久駐而

不使之請撤徑自下牌者乎上下不和生出是非
如何幹事師喜且拊曰子可謂秀才進步者矣郭
亦竟解官歸後起原秩為左轄改撫遼東勞瘁沒
于任可惜至癸卯妖書事發若從歸德之言星々
之火勺水可滅乃震驚 官府擾動朝野以一魚
賴子皦生光憤抵真是可笑此際月月報內庫進
奉之銀時々允內臣叅劾之奏 宗室殺巡撫刑
戮于湯沐之鄉宰相被惡声肆逐于端川之下大
水幾壓都城大計幾于留用則崇乃移之 朝廷

矣然猶曰 朝綱獨攬未盡下移也丙辰以後一
切縱橫都不忍言而崇乃自上及下自大及小遍
移于山林然則今之在在蠢動以妖變告者誰定
積之貽之也古云妖由人興此語到今其根最遠
其禍最大最烈若人心中妖孽不除反使之美唇
舌逞于矛而欲禁其末流必不可得

吳建

甌寧吳建之亂初亦以幻術誘衆妄言世界將更
令人照水現出富貴冠服動其心人皆信之久之

徒衆益多遂欲干謝屯舉事施甌兩秀才發之建
寧道行府捕焉或為之請曰此齋徒耳何能為遂
釋不問建乃益聚衆恨兩生欲殺之兩生逃之順
昌則跡之順昌順昌戒嚴當事者不得已遣甌令
諭散建衆建以容禮見謂令曰汝是好官姑出不
然吾衆不可犯也令與從者皆失魄去建遂欲焚
某村村有為巡檢者多智遣人謂建焚村無益幸
聽吾言緩而兵我贖諸富人得數千金以犒是實
利也且使各村聞之不兵而服不亦可乎建許之

巡檢陰集鄉兵以待是時官府方發兵捕建兵觀
望不敢前會江西有俠者詐以五十人投建說建
曰公衆未練未可用吾為公練則分調其衆于他
所乘間縊殺建而跳身走建以衆亂巡檢鄉兵適
至圍殺之投溪水幾盡其脫者又殲于順昌建禍
始息巡檢超三級俠竟逃其名去莫知為誰或曰
建潘樞黨也其衆雖穢有脫而蔓藏山海間者今
福寧之秦嶼興化之某所連江之徐臺長樂之種
墩往往奉温州教主其咒咀君父有非臣子所忍

聞者種墩馬全十寶衍其教浸干閩之嘉登里倡
而奉之者鄭七也其幻術與建類令人盡賣其產
業以供衆日亂且至彼蚩蚩者業皆汝業也禁人
祀祖先神祇以預絕其心惟祀教主號曰無為昏
夜則聚男女于密室息燭而坐不知其所為至有
誤認襟服者子恥其母兄苦其弟亦汝李氏之門
尤甚許妻李氏女也初從其教見其弟婦兄弟
之女淫穢恥之吐其事或曰吳建初教亦不如是
全十嘗謂人吾教初有小難後乃大福今年三月

有大船迎汝去也遲則八月其衆日夜望不至地
方首之間捕笑曰我且縛而去篙而歸耳指其傍
人曰汝他日跪求我救我不汝救也居獄中獄中
人又信之謂其衆曰今難已過無慮蓋自投死地
如此大約太平已久人情愈偽千態萬狀劫運承
之聖人亦救不得

除妖

文中子云止謗莫若自修息爭莫若無辯此二句
可與諸葛武侯寧靜淡泊句並傳一則立身之法

一則處世之法卽尼父聞之亦當首肯蓋皆深于
易道就中體貼出來余謂守此四句天下無難事
無變事惟妖黨盛行當用何法除之兵刑二字自
不可已其他正人心厚風俗等語又迂遠非救病
急法余謂莫要干擇字令字得人協以縉紳之
賢者一切鎮以安靜狀勿輕准穀勿輕罰民間自
然寧帖卽有妖人密密訪而驅之又甚者摘而擒
之亦非難事况人心不甚相遠彼見上官如此鄉
士大夫又如此卽有不肖之心自然潛消嘿奪古
言得良二十石一人可當精兵三萬良縣官一人
可當精兵三千意正如此余謂良縣官一人可當
精兵十萬縉紳互相砥礪亦在在之干城也

小匡

余暇日行曠野不覺十餘里忽父執陸叻齋翁棹
小舟至同入古廟中翁素謹嘿不輕發一語忽譚
及地方妖異事慨曰司成公卽隱尚善論事試問
今為有司官者當用何術可以致治潛消此變余
舉數端皆笑不盡謂然翁曰大道為公四字今不

可見亦不可行矣惟有小匡二字儘可做得余竦
然問狀徐曰假如今各鎮市中必有魁猾領袖無
賴子開賭博張騙局僧道念佛則揆入司香火社
節出會則奮身酸金錢甚至販鹽窩鹽興訛造言
無所不至黠者又結衣冠人為助把柄在手頭緒
甚多流棍異說可疑之人因而附麗顯為民害暗
釀亂端若有司官干此等人訪得的確指名捕至
數其罪錮于獄從中時加縱操劑以生路勿破其
家勿牽累其妻子許以改過自新使之顛倒出入

于吾掌股上而又未卽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
顧重自然震懾不生他計其黨亦且潛伏驚散每
處將一二人弄到一二年然後度其罪之輕重方
與發遣根雖未除焰自頓熄地方便帖然有數年
安靜總計前後五六年間一任官平平過去再無
意外之愆而良民享福亦加之非一匡而何余曰
此言極簡當極新發抑自悟中得來字從讀書中
得來字曰天下事那一件書中不有那一件不自
書中悟得既讀矣有遇有不遇遇矣覺得另有一

昔仁用一省精妙... 既窮方語野... 謂曉余有所... 醫即一家

